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騰錄監生臣鄭啓緒

騰錄貢生臣沈煇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三月壬辰朔詔襄隋郢等州鎮撫使兼節制  
應援京城軍馬桑仲量度事勢乘時收復陷沒諸郡仍  
令河南程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  
舟廬壽王亨更相應援毋失機會如能成功當議不次  
推賞

仲除節制軍馬未見本月日  
或可附去年乞幸荆南之後

尚書左司員外郎

潘良貴以父老乞補外乃除直龍圖閣知嚴州 責授

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送惠州昭化軍節度副使吳

升南雄州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儔韶州並居住先是秉

哲等既以赦得還而儔遣人詣鼓院自陳上皇出郊之

日已方在敵營不預其事乞改正戶部侍郎柳約奏今

二聖遠在沙漠而秉哲等復居善地言之至此陛下寧

不動心縱未忍加誅亦宜永竄遐荒以為萬世臣子之

戒故有是命 虔化縣兇賊李敦仁補正修武郎閣門

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浚等軍中敦仁起  
書生為盜三歲蹂四州十縣最後為江東統制官顏子  
恭所破至是始平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江東安撫大  
使司都統制韓世清于宣州初光與副使王瓌將忠銳  
神武軍合萬餘以辛卯晦抵城下時日已暮隔溪而營  
世清將迎謁其壕寨將曰不可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  
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遂將親兵千  
餘人來謁是夜光與瓌共議翌日世清率諸將來賀月

旦守臣具食瓌先以甲士守其從者光謂世清曰得旨  
揀軍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世清欲上馬馬  
已持去光命持黃榜入城統領官楊明吉榮聞之諭其  
徒擐甲毋出世清不得已批報諸軍衆乃聽命擇其壯  
者五千餘人後隸神武前軍餘許自便光又得世清所  
用舟九百艘帛七千匹遂執世清以歸其中軍統領官

趙琦先以精銳二千討賊于建昌亦命琦赴行在

熊克小歷

云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像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琪破之頤浩以世

清壞其事故不樂後徽人翟汝揭在言路嘗欲為世清辯白而未果今數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嘗為克言之按日歷順浩未相時上屢以諭范宗尹則當時言世清可疑者不特順浩也然世清彈壓有功亦未可知如李光王瓌所奏揀散事亦不言其拒命可見世清初無反意但迹可疑耳今併附此 是日

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武功大夫權軍事趙令弒及吏民百餘人掠舟船而去遂以其衆歸于蘄黃鎮撫使孔

彥舟

此以今年五月七日德安鎮撫司所奏修入

癸巳詔温州太廟百步內遺火者徒二年 尚書司封

員外郎林待聘為禮部員外郎左朝奉郎張燾為司封

員外郎 詔以朱勔平江南園地賜孟忠厚 責授果

州別駕顏博文乞以赦叙權刑部侍郎王衣擬叙奉議

郎與差遣而吏部侍郎綦寔禮言博文嘗撰偽楚赦書

今使之通籍朝端公議未允乃詔博文永不收叙

日歷刑吏

部並無名按此時吏部尚書李光出使而寔禮為左選侍郎必寔禮也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逵

除名婺州編管坐為范汝為游說辛企宗也初宣撫使

孟庾械遠及招撫官謝嚮葉棠赴行在且言嚮等三人



與汝為同情反叛殺戮生靈不可數計聞尚有人為之

多方營救不知何意嚮棠未至都道死上益疑有為之

地者下達臺獄命中丞沈與求窮治

二月丙子降旨

達至獄因

得以歸罪二人刑寺當達依隨企宗不多方措畫攻討

追二官罰銅十斤案上特有是命

熊克小歷云達送遠郡羈管中途逸去按

達十月巳丑再竄瓊州其逸去當在彼時今移附十月

乙未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言湖東名賊曹成在道州馬

友潭州李宏岳州劉忠處潭岳之間雖時相攻擊其實

聞二宣撫之來陰相交結分布一路為互援之計馬友據潭州踰半年漕臣錢糧不得移用今朝廷以岳飛知潭州友安得不疑飛亦安能引兵直赴潭州與友共處若使飛先往道州捕曹成友必懷疑阻害糧饋則飛有腹背受敵之患不若且置成不問先引兵往袁州約友宏云討劉忠以俟二宣撫之來庶使成不便過嶺最為長策飛之將行也回既諭以此意復言于朝呂頤浩秦檜進呈因言湖廣大寇曹成為首馬友劉忠次之此數

人相與交結為輔車相依之勢上曰宣撫司兵到必能  
平湖南諸寇續次令轉往湖北襄漢間以通川陝譬如  
漢高祖先遣韓信破趙復破齊然後擒項籍乃詔飛斟  
量賊勢如未可進且駐袁州以俟世忠會兵時成已進  
犯嶺南飛亦移兵茶陵而朝廷未知也 詔臨安府城

內彊盜及縱火焚有人居止之室依開封府法治罪

竊盜

指揮在四年  
四月癸卯

戊戌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祖宗時發運

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倉納  
受沂沭摺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其糴及  
是江湖盜寇多綱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六七萬緡  
第職糴買而已故省之

八年四月復置

資政殿學士江東安

撫大使葉夢得提舉臨安府洞霄官吏部尚書李光充  
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壽春府滁濠  
廬州無為軍宣撫使仍命光以親兵千人之任先奏直  
秘閣宗頴為叅議官迪功郎胡程主管機宜文字從之

日歷葉夢得累乞官觀可依所乞則是朝廷檢會行遣  
非固乞祠也熊克小厯亦不云所以紫夢得之去恐是  
處置韓世清事與朝廷異論夢得以世清為大使司都  
統制不見於它書今年三月四日樞密院勘會江東安  
撫大使司軍馬數多本路賦入有限兼都統制韓世清  
一軍人數稍衆已令淮西招撫使司因便前去揀汰據  
此則世清為夢得所用而朝廷廢之其罷帥事  
而代以李光或由此也今且附此更須參考

直秘閣

知台州秦梓移知秀州 是日右武大夫明州觀察使

襄陽府鄧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桑仲為知鄧州  
霍明所殺初仲屢為王彥所敗欲再攻金州鎮撫司副  
統制兼知鄧州李橫曰不率三軍入西川即殺敵以圖

報國勿坐困于此仲檄明曰金州草寇當道當盡勦除  
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為誰安復鎮撫  
使陳規聞之亦遣人謂明曰朝廷以郡授汝矣汝謹勿  
附仲仲怒陰有殺明意明措置郢州漸成井邑亦有戀  
郢之心仲以二十騎疾馳入郢州明聞謂其黨曰大太  
尉來定見害明度仲以駿馬日馳三百里髻必解散預  
備有力者為之束髮坐定明卑詞謝曰擇日即起兵豈  
敢違令事未須遽莫要理髮否仲欣諾有力者既得其

髻即擒而殺之囚其從者而以反聞後鎮撫司參謀官  
趙去疾歸朝得召見上問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  
上問其說去疾曰仲嘗為臣言必欲取京師以獻朝廷

第乞二文資以祿其子上惻然感動授仲二子昕維將

仕郎昕維以紹興三年二月戊子補承信郎既而去疾言維年七歲已能誦論孟不類武人是月壬子並

改補將仕郎  
今併附此

己亥布衣王大智授右迪功郎添差樞密院計議官呂  
頤浩言大智知兵法上召見便殿而命之制授故南

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  
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之獨安南如故 懷遠軍節度  
使占城國王楊卜麻疊懷遠軍節度使闍婆國王悉里  
地茶蘭固野大同軍節度使真臘國王金哀賓深皆加  
恩以明堂故也右承事郎潘疇通判通州疇葆真宮道  
士也建炎中以從張浚勤王改京秩故以命之既而言  
者論其忝竊冒濫為搢紳羞命遂寢

寢命在今年  
四月庚辰



庚子戶部尚書李彌大乞命近臣講求祖宗委任三司之意詔給舍看詳申省 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通融應副議者以為隨軍漕運出於一時故以州縣則不從其號令以運使則不恤其有無甚至搜求獻羨以為已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有是命 言者奏山東艱食而帛踴貴商人多市江浙米帛轉海而東一縑有至三十千者詔許告捕獲人補承信郎賞錢三千緡犯者依軍法巡捕官失察者抵罪 是日陝西都統

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人戰于方山原敗之時隴州  
移治方山原守將范綜以散卒數千駐原上金人所命  
陝西經略使薩里罕與叛將張中彥慕容洵合兵來攻  
陝西都統制吳玠命政及吳璘雷仲救之大戰三日焚  
其水寨翌日敵引去政臨涇人初為弓箭手驍勇過人  
玠用為統制宣撫處置使張浚錄其功擢政知鳳州  
辛丑鑄紹興經筵印 淮東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  
使王實言根括到揚州未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

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趁時耕種從之 直秘閣王暎  
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員

熊克小歷在二月  
丁丑今從自歷

以尚書右司員外郎仇愈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  
事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姚舜明為左司郎中監察  
御史胡世將守右司員外郎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張守請朝昭慈獻烈皇后攢宮許之自是以為例 詔  
雲安軍羈管人謝亮許自便以嘗使夏國也

戊申降授武顯大夫威州防禦使江東安撫大使司統  
制軍馬張俊叙所降一官俊起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  
至是汰其老弱僅三千朝廷嘉之乃有是命 詔淮南  
諸州通判到罷並進秩一等以廬州有請也

己酉左武大夫滎州團練使權神武中軍統制巨師古  
復為神武後軍統制中侍大夫密州觀察神武右軍中  
部統制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時  
衛兵不滿三千沂中病其寡弱於是招丁壯營牧園未

半歲軍容果張由是上益眷之 詔孟庾韓世忠至荆湖日應措置事務合從本司施行候將來班師令李綱措置庾初受命宣撫福建江西荆湖三路而朝議恐曹成度嶺故命綱自閩廣之長沙庾言措置相妨乃有是命始吳敏之未罷也上奏言曹成雖已受招陰縱擄掠臣見在桂州措置緣止係廣西軍馬事力至薄望促庾世忠或別遣大將前來於是庾已發福州而敏未知也濠州守將寇宏獲偽知虹縣李子誠赴行在詔給以

資糧遣還偽境 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論時事詔賜  
東帛 賜鄭億年家錢千緡以其妻韓氏卒于台州故  
也 追奪謝嚮葉棠出身以來告勅 廢潮州揭陽縣  
縣海陽地也宣和中以劉花三作亂析置至是省之  
辛亥承節郎閤門祗候張革幹辦御輦院革媿好弟也  
壬子左朝奉大夫趙需行太常博士需抃孫也 初泉  
州花鄭貴等謀作亂為賈人湯易所告捕斬之至是以  
易為承信郎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戶部尚書李彌大言道路無阻  
諸路上供錢糧並依限起發赴行在許之 童子朱虎  
臣七歲能誦七書排陣步射與其兄端友偕來上召對于  
內殿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為承信郎虎臣  
淳梁人也 樞密院水軍統制官張崇李允文部曲也  
有衆僅五千詔揀其精銳三千五百人隸李光即建康  
屯駐 龍圖閣待制知漳州黎確左朝奉郎知台州徐  
偉達並罷以言者論其在圍城中受偽命也確仍奪職

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董濬罷殿中侍御史江躋論濬當蔡京用事時嘗撰蔡命三篇以事進取在會稽又嘗畫中興圖以獻故斥之 閣門宣贊舍人知澤州盧師

迪自建炎初結連山寨豪傑至是五年上在會稽師迪與其徒赴行在請兵收復河東州縣上命往張浚軍中俟路通之任師迪以非本計辭不行固請留紹興以俟

命上許之

師迪初見建炎四年八月戊子

是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

使閣門宣贊舍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知河南府



兼節制應援河東北兵馬使翟興為其將官楊偉所殺  
初偽齊劉豫之將移都汴京也以興屯伊陽山寨憚之  
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金人由懷衛太行取蒲津  
濟河以達豫深苦之嘗遣迪功郎蔣頤持詔書遺興誘  
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豫計不克行乃陰遣人啗偉  
以厚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死時年六十其子兵  
馬鈐轄琮收合餘兵退保故寨自是不復能軍事聞詔

贈興為保信軍節度使

興之死諸書不同張匯節要劉  
豫以翟興大軍屯伊陽去東京

不遠及扼斷陝西道豫深患之故請於尼瑪哈期必破  
與會興將揚偉降具陳破興之計於是發女真萬戶察  
罕瑪勒戍河朔多張聲勢揚言將攻興興遂出兵應之  
偉潛引賊兵由間道以襲興營興以大兵既出衆寡不  
敵力戰而死趙姓之遺史劉豫遣蔣頤持書遺興興戮  
頤於市豫計不行復誘興裨將楊偉陰約內應以謀害  
興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興親迎賊與戰遂陷重圍中  
賊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害熊克小歷全據張滙  
所云按日歷紹興二年七月十一日權河南鎮撫使程  
琮奏父獨當一方前後百戰不敢辭難不幸於今年三  
月二十二日有本部將官楊偉陰懷姦狠遽然謀害先  
父身首異處提携首領叛投偽齊據所奏則興為偉所  
殺非戰死也姓之以為結偉內應此猶近之滙謂偉先  
降賊而後引兵襲興益非實矣克不詳考而遂因之今  
取不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上謂輔臣曰  
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為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  
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  
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  
等尤謫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禍難之  
作天所以開聖願陛下以剛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阻  
彼劉豫者素無勲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君  
親而委身於寇敵耳黠雖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計當

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臣觀濱江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歛之名種類閔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數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

中興綱目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

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牕水院涼氣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蠻貊擁蔽不得共此踈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表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筋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厦具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窮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眊隸之伍皆知有父兄妻子

之樂室家聚處之歡陛下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徒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其溫夏不得其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

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望遠傷懷何時可釋乎  
每感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思欲掃清蠻帳  
以迎二聖之車若夫小民則不然是以搜攪小蟲馳驅  
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  
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  
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  
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踈前後者難  
問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復門戶

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踈陛下日御

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聞闥

寺之言如狐狸夜號而鴟梟晝舞也

九成家傳云公對策言劉豫比之狐

狸鴟梟豫怒手劍屬客欲刺之乃與策語不同家傳小誤也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

餘杭凌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

勝九成欲以景夏為第一

此以紹興五年六月戊午上諭大臣語修入

上曰

九成對策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

所回避擢寘首選誰謂不然

中興綱目初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為

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它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

高第謫者居于下列

遂賜九成已下二百五十九人

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時舉人策有犯廟諱及文理紕繆者上命黜降又有犯御名者命收寘本等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出身至助教凡七等特奏名入五等依揚州例許調官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



得喪回屈不能為九成故樞密直學士鑑曾孫希仲新  
津人公轍山陰人也時舉人陳之茂等十一人二人以  
犯諱降等九人以文理紕繆與諸州助教鎖廳人右從  
事郎范寅賓樞密院計議官楊愿等六人各進秩一等  
愿辭不受尋詔助教人調官依特奏名例輔臣再請乃  
并文學人並附正甲之茂無錫人寅賓致虛從子也

愿已

見建炎元年四月甲子鎖廳遷官在五月甲子今併附  
書之唱第在四月丙寅今但書策試之日以便叙事日  
歷紹興二年四月戊寅後殿進呈新第正奏名助教乞  
依特奏名例推恩上曰初降旨令考官以鯁正為上諛

佞居下此以示朕好惡凡士人常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然而學子遠來朕悉務優容命助教九人者悉依特奏名例推恩如所謂五年七月庚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紹興二年陳之茂等十九名為文理紕繆及犯名諱各補下州文學後來並附第五甲末前此與議以為紕繆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知之於是奏附正甲祖信所奏與日歷元降指揮全不同以進士同年小錄考之是年第五甲後別有文學一十一人係陳之茂至陳宗周下注同進士出身則是果附正甲也但日歷遺之耳然日歷稱助教九人依特奏名例而文學乃有十一人數又不同按日歷四月丙寅殿試進士有犯廟諱者上曰犯宗廟諱當依格降等然則九人之外又有犯諱降等者二人故祖信所奏合紕繆又犯名諱之人通言之也日歷載祖信奏狀作一十九人疑傳寫字誤當求別本參考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鄉舉里選之法壞而設科取士之制行鄉舉里

選務觀其行設科取士獨考其言其事若不相同而皆  
可以得賢亦各一時之宜也故嘗謂觀其行則必其行  
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之不詭若使諛佞之言得以  
進則是汙穢之行亦可容為法以取士顧宜如是乎然  
而以董仲舒之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蕡之直則有不  
第之恨道之艱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尚矣非上之  
人有以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太上皇帝  
之策士以鯁正為上諛佞為下言之切直無所回避者  
必真之首選至犯御名者又曰免降黜  
其優容也如是何患於不得其人乎

秘書少監魚

權吏部侍郎傅崧卿宣諭淮東還入見 神武前軍統

制王瓌自宣州還行在賜銀帛五百匹兩其將士皆賜

銀有差先是瓌一軍凡萬二千三百餘人而使臣輜重

在馬乃詔以萬四千九百人為額

正兵萬人使臣四百人輜重火頭二千五百

百人馬軍二千  
人共成此數

是日金人復自水洛城來攻統制官

楊政等又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令民間不能  
做做近歲韶州所鑄新錢不甚磨錯湖東人號為韶錢  
又做之私鑄夾以沙土謂之沙錢每千財直二三百及  
馬友逐曹成收其軍中沙錢甚衆行於潭州諸縣民甚  
以為苦提點刑獄公事呂祉請拘收二種錢入官重行

改鑄不行 顯謨閣直學士右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陳彥修卒于德慶府吏部奏贈開府儀同三司

自是以為例

此據紹興九年十月十三日日本部狀修入

丁巳詔修真揚澳開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之一

尚書司勳員外郎吳表臣守左司員外郎 詔五品

以下官及執事官非監察御史以上應給告者其錦標  
權以纈代之 進士曾昱夫特補將仕郎昱夫收子也

改漳浦人故  
太常少卿

獻其家所藏書二千卷故有是命 詔應

有坑冶去處令遂路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費者並  
罷

己未左從政郎魏良臣充樞密院編修官良臣江寧人  
秦檜引之也 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以朝奉郎胡紡  
充本司參議官從之

庚申曹成引衆犯賀州清水寨守臣直祕閣劉全安撫  
司所遣統領官趙履棄城去先是成遣小校毛全來告

以二月丁亥發道州詔補全承信郎而成已叛矣

毛全補官

在此月戊午

桑仲之未死也遣鎮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左

承事郎潭志來告以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為聲援呂頤浩信之始大議出師以仲兼神武左副軍統制

是春金人以完顏宗弼為元帥府右都監左副元帥宗維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遷秩冒濫命西京留守高慶裔參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二金人地名考證

尼瑪哈

原書作黏罕  
誤改見卷一

察罕瑪勒

原書作恭昌馬  
誤改見卷十五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  
誤改見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夏四月壬戌朔借補敦武郎閣門祇候權壽春府兵馬鈐轄陳寶為閣門宣贊舍人知順昌府先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遣寶與守將陳卞同取順昌以收復告遂命之卞等不能御軍下多擄掠中原人大失望夢得又遣統制王冠率知濠州寇宏共取宿州為僞

齊王彥先所逐遂陷壽春下棄城保南岸主管廬壽鎮  
撫司公事王亨與下有隙且利其甲馬乃以犒軍為名

襲取之盡滅其家

王亨殺陳卞此據明年十二月二日  
郭偉所申附入偉又言亨受偽命武

功大夫興  
州刺史

癸亥詔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以千人屯福州御  
前忠銳第六將軍德忠以八百人隸之仍並聽帥司節  
制時宣撫副使韓世忠移兵西去留統領官陳照馬準  
所部千五百戍南劍州帥臣程邁以兵少為言故有是

命左朝奉大夫宋高知蘄州用鎮撫使孔彥舟奏也  
甲子直秘閣通判嚴州黃策罷先是桐廬淳安二縣令  
以賊為漕臣所劾而策庇之械繫其告者漕臣徐康國  
等言於朝命按其事既而策亦以賊廢是日曹成入  
賀州

乙丑廣東經畧司言虔州盜陳顥率衆三千人圍循州

焚龍川縣詔江西大帥司遣將捕之

顥初見元年  
七月壬寅

戊辰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毋得用重刑以

秘書少監傅崧卿有請也

己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直秘閣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公事兼隨軍轉運使趙開措置川路隔槽酒務自建炎四年春至紹興元年秋增收息錢一百四十萬緡己陞直龍圖閣詔中書省給告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翟汝文叅知政事 浙西

安撫大使劉光世言軍中糧乏詔光世具見屯鎮江官軍單甲姓名責取統領官保明申尚書省 故監察御

史沈畸贈直龍圖閣以議章縱盜鑄獄忤蔡京謫死故

畸德清人事見大觀元年九月丙申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

此即建炎三年所省者

時言者論

文武之道不可偏廢東晉之初首開學校頃緣議者務減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鐫減今所在州郡添差筦庫捕盜官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欲望稍修學官使士子有所矜式且廉退之士不至棄遺事下給舍看詳而有是命

壬申以平范汝為德音釋福建諸州雜犯死罪已下囚其脅從歸業之人自今毋得告蠲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民嘗遭焚劫者蠲今年夏稅訪聞舊來未行茶引歲收息錢至九萬緡自置茶事一司所收十餘萬緡除官吏支費外較其所入與搭息不甚相遠仰本路帥臣監司同共講求利害以聞 初命江東統制官拱衛大夫宣州觀察使閻臯以所部五千屯邵武軍臯以檄授賊首熊志寧武功郎充前軍統領福建



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于朝降臯兩官衝替遂併其  
兵 中奉大夫廣東提點刑獄公事宋孝先為福建等  
路宣撫司叅議官 是日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  
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進降之進寇江州之瑞昌帥臣  
李回遣惟忠討捕時賊衆萬二千官軍八千人而已平  
且惟忠渡江先鋒將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傅選悉五  
軍旗幟行以壯軍聲賊諜知之曰先鋒尚如此若全軍  
而來何可當也遂遣使迎降詔以進為從義郎其徒十

三人皆授官仍留江州屯駐

留屯江州在六月壬寅  
進補官在八月乙未

癸酉廬壽等州宣撫司奏偽齊兵犯壽春詔本路宣撫司不須輕舉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罷初上幸浙西而漕臣營宮室聞諸邑有取材於民者遣御史黃龜年視其籍而以銀帛與度牒償之松年恐得罪諭屬縣詐言已償民間三分之一而具文以示龜年事聞故有是命乙亥昭慈獻烈皇后小祥上不視事羣臣進名奉慰

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 尚書戶部侍郎柳約提舉江  
州太平觀以御史江躋言約頃守嚴州畧無措置也

詔進士第五甲人特免銓試一次

丁丑奉直大夫淮東提舉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實  
罷以宣諭使傅崧卿言實闇懦不才自到官之後止在  
揚州乞別選能吏故也

戊寅戶部尚書李彌大兼侍讀彌大乞講筵官不許留

身奏事從之

日歷無此今以沈與  
求劾彌大章疏附入

乙卯執政奏事上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願浩聞桑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且言近聞金偽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必可牽制陝西之急萬一王師遂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自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

及是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秀水閑居錄紹興二年呂願浩秦檜同

秉政檜引傾險浮躁之士列於要近以為黨助謀出呂而專政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降制除願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而檜

領之按趙牲之遺史顧浩始開督府乃因桑仲出師之故未幾間仲死顧浩遂提行以事考之此說為合恐非檜黨所擠也又是時檜所引如胡安國程瑀江躋張燾之徒皆賢士不得以傾險浮躁名之勝非所云恐非其實今不盡取詔三省樞密院人本宗有服親不許任軍中

差遣如違重行黜責時辛永宗既得罪

事見元年十一月辛亥

而

神武前軍統制王瓌又奏省吏單知彰之兄為本軍准備使喚論者恐其刺探省中事故條約之 中書言諸

路州縣民戶因兵火逃亡者田業二年外許人請射在十年內者雖已請射聽理認歸業已施功力者償其費

客戶權佃者聽免一料科催田主歸業者倍之仍免二年非泛科配

庚辰夔州路安撫使韓迪奏祁王見任本州詔國子監丞李愿宣召赴行在初迪功郎李霞者監富順監鹽井其子勃不肖蓄妓家貧無以為資遇保義郎杜遠于萬州欲從之假丐即偽稱祁王遠以舟送至夔具以告迪迪聞于朝會內侍楊公謹在夔與勃相見公謹頗能言徐王起居狀勃遂更稱徐王迪不疑其詐即以白宣撫

司宣撫使張浚令內侍武翼郎趙彥民驗視彥民心疑

其非而依違以對浚以為然乃給觀察使俸命愿偕勃

赴行在

十月庚寅行遣

武功郎樞密院兵房副承旨劉希房

等十九人各進秩一等以本院言昨范汝為破滅係本

房首尾應辦措置行遣調發別無他誤故也既而言者

論吏行文書蓋其職也今各進官恐將有捐軀冒死之

人聞之解體而主帥論功第賞轉益冒濫乃命收後旨

勿行第令犒設而已

後旨是在是月丙戌

朝奉郎江漢者初以

本樂府撰詞曲得官宣和末為明堂司令至是除通判  
郴州言者以為不可罷之 太學生許燾上書論事上  
召對命為迪功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宗廟播越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  
隔絕滋久間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乏謀寡援致姓名不  
能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  
舉三兩人以備器使 起居郎陳與義試中書舍人  
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寤寐中興累年於茲任人共政治效缺然  
載加考績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  
體貌惟均凡一時啟擬薦聞之士顧朕拔擢任使之間  
隨其才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尚慮進用之人才或勝  
德心則媚奧潛效偏私浸成離間將見分朋植黨互相  
傾搖由辨之不早辨也可不戒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  
各同心體國敦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  
吾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

意時呂頤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時論所與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頤浩而專朝權上頗覺之故

下是詔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寧

有私哉然而夏暑兩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其為大宜其不免於怨咨也太上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惟均一時啟擬薦聞之士隨材任使曾無有二此其大如天者也迨用之人或潛效偏私寢成離間使分朋植黨互相傾搖之患不免上貽聖慮此猶以小民之意而窺天者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制而患於不能知之於微而草之於早宜有不可制之事哉此太上皇帝所以於其幾微而明辨之不憚於播告

秘書丞李藹為孫傳請謚

之修而以絕朋比之漸也

遂謚忠定 直秘閣知郴州趙不羣陞直顯謨閣知鼎  
州充湖北路兵馬副鈐轄代程昌寓也時湖南多寇盜  
二人卒不果行 詔臨安府令馬步軍司分左右廂巡  
警照管時初命平海軍承宣使蘭整權主管侍衛馬軍  
司公事而權主管步軍司邊順援東京舊例為言故有  
是命

甲申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斛至荆南欲理  
川口與行在相接上曰一二日前猶有言者謂當遣人

副浚治軍朕念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翟汝文皆曰  
誠如聖訓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略謂陛下  
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  
六飛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之意  
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兵  
可以強國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江之險則蜀貨不  
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脅而  
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

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氣血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文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攷二人之績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治盜若襄陽雖已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

而制北與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左  
宣教郎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呂祉亦言荆楚乃行  
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  
東南時已命劉洪道鎮武昌而洪道未至也 詔今次

補授文學人不俟教降令陞朝官三員保任聽叅選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今雨少霽可以上寬聖  
慮上曰朕宮中亦自有蠶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

工艱難事事質儉

中興聖政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  
前日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

麥穗視之已結秀若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  
瑞何必甘露慶雲邪願浩秦曰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  
取禾穗入禁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  
意臣留正等曰昔周公於詩作七月厯序稼穡之艱難  
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稼穡賤事爾何與於  
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貴不忘乎至賤然後能有其貴况  
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歟周公之意可見  
矣太上皇帝憂雨之久而喜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  
以為過於甘露慶雲之瑞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加

封梓潼縣英顯王武烈二字王晉人張惡子也居縣之  
七曲山舊與姚萇交連萇據關中因不復出後人即其  
地祠之浚言比形靈應大破羣凶詔令中書省出告

是日李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置司上遣內侍子蓋  
撫問令視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綱有臨川陳冲用者  
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未以天下安危  
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盖  
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是  
夜太平州軍士陸德等縱火作亂囚守臣左朝奉大夫  
張錡殺當塗縣令鍾大猷閉城自守先是錡與兵馬鈐  
轄武經郎趙子綱不協劾罷之子綱因激怒諸軍既執



錡遂領州事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聞變遣統制官耿進

右奉議郎通判建康府錢需率兵水陸捕之

子綱罷在四月巳巳

丁亥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知秦州張榮進秩一等榮

為盜久朝廷聞榮與其部曲殺平民而取其資命劉光

世圖之尋召榮入朝復進官遣還郡

命劉光世措置在去年十一月庚戌

降旨召榮在今  
年四月乙卯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曰盡長江表裏之雄

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時願浩將謀出師而秦檜之黨亦建言昔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上乃命願浩總師開府鎮江願浩請辟參謀官已下文武七十七員鑄都督府印賜激賞銀帛二萬匹兩上供經制錢三十萬緡米六萬斛度牒八百道月給公帑錢二千緡仍許召諸州守臣時暫至軍前議事皆從之

願浩都督之除日歷會要玉堂中興制草

皆在此日而熊克小歷繫之四月十八日已前蓋以是日上有專治軍旅之諭不知是時雖有定議未降制也

但日歷載願浩盡一陳請狀在四月三日所不可曉當是閏四月三日所奏而日歷誤繫之四月初間今併附此俟考

故追復觀文殿大學士相國公韓忠彥追封魏國公以元祐宰輔入黨籍者八人獨忠彥未加贈故也

南康布衣李彧元祐戶部尚書常之從孫也靖康末嘗率里人捍賊江西帥臣版授迪功郎至是安撫大使李回言其學行于朝詔補正

己丑給事中黃叔敖守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降授左武大夫萊州防禦使閻臯赴都督府軍前准備使喚臯

故為呂頤浩部曲故頤浩請之 武德郎江東安撫大

使司同統制趙琦為樞密院准備將領尋命琦以所部

二千充御前忠銳第八將

琦已見三月壬辰改忠銳將在五月辛酉

詔建

州豐國監復鑄錢監舊有役兵五百提點司歲給黃銅五十萬斤白錫五十萬斤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纔餘

役卒數十乃減鑄額之半 端明殿學士知潼川府宇

文粹中求去張浚承制以其弟直秘閣成都府路轉運

副使時中代之又以右中大夫陳古為成都府路轉運

副使

粹中奉祠以七月庚午得旨盖用浚奏也續成  
都記時中以四月二十八日改差故附此日

庚寅偽齊劉豫移都汴京士民震駭豫乃下詔以撫之  
因與民約曰自今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  
雜用不限資格豫偽尊其祖忠曰毅文皇帝廟號徽祖  
父曰睿仁皇帝廟號衍祖偽左丞相麟簽所籍鄉兵十  
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以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馮  
長寧參謀軍事徙汴京留守益為京兆留守豫在開封  
凡軍國事以至賞刑鬪訟毋巨細申元帥府取決沿河

沿淮及陝西山東等路皆駐北軍由是賦歛甚重刑法太峻民不聊生偽太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略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已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所尚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殆忘監牧國家創業力為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軍

政與減磨勘以示無言不酬時西京奉先卒李英賣注  
稅與敵人豫疑其非人間物驗治得實遂以其臣劉從  
善為河南沙淘官谷浚為汴京沙淘官於是兩京民間

窖藏及冢墓破伐殆遍矣

趙姓之遺史於此書張孝純  
罷相劉麟秉政恐誤麟去年

已為左  
相矣

是月直秘閣主管廣西經略司公事許中令諸郡上丁  
輸召募勇敢錢戶八千自治平間於廣東潮梅循惠等  
州專置槍手熙寧間又於諸州闕兵處增置保丁每農

隙輪赴州縣教閱防守若廣西邕州之洞丁本以防遏  
交趾而欽廉宜融平觀諸郡亦各有土丁欽廉之沿海  
宜融之防遏率以三等戶五丁取一至四等以下則戶  
以一丁充團結而已平觀移邊之地則團結父子全丁  
凡為土丁者並蠲其身丁稅錢皆不離本處及中為廣  
西帥始調羈縻州洞丁赴靜江防拓往來剽掠所過騷  
然經涉冬寒死者殆半每遇戰守則統兵官先驅土丁  
赴敵潰喪愈多至是以聖旨盡發一路土丁既而言



恐妨農事上欲召募勇敢可丁輸錢五千并折米錢三

千並易輕齋赴帥司一方大擾

三年二月壬午明橐奏許中五罪論科上丁錢

事在此月今附見

右中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漳州趙億乞守

本職致仕許之億年纔五十三也

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呂祉等薦爲章修入汪藻作億墓誌但云以疾請老從之亦不言其故日歷此月九日壬寅有都省奏廣東運司建炎四年糶米陳腐弛慢失職下提刑司覈實指揮然止是詰責當職糶買官億前任轉運使恐非其實故也姑附於此國史須詳考

顯謨閣直學士李偃卒于饒州

偃傳在此月未

得其年

閏四月辛卯朔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秘書監傅崧  
卿充徽猷閣待制並為都督府叅謀官直顯謨閣福建  
轉運副使李承造陞直龍圖閣為叅議官尚書右司郎  
中姚舜明充秘閣修撰為隨軍轉運使起復左武大夫  
榮州團練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復榮州防禦使兼  
都督府統制軍馬翌日願浩言臣今以僕射職事出凡  
所措置乞一切作聖旨行下續具奏知許之後數日彌  
大於講筵留身言東晉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

今邊圉幸無他顧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政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為之欲殺其專自都督府始陛下必欲遣臣與崧卿當別為一司伺察顧浩過失密以啟聞上以為離間君臣彌大遂改命尋詔謀議官叙位視兩省官奉使機宜官視職司幹辦官視雜監司選人在諸州通判之下時已罷隨軍轉運使而崧卿舜明所除職論者以為太優殿中侍御史江濟請降旨以督府權任至重特許置隨

軍漕臣一員又請自今非見任宰相暫出撫師其所辟僚屬除官進職不得輒援此例詔令三省遵守願浩不

悅

許置隨軍漕在此月丙申叅謀官已下叙位指  
揮在五月戊辰江躋論僚屬職名在六月戊戌

遣

內侍衛茂實往紹興府津送所留宮人赴行在 詔左

朝奉大夫知太平州張鎔先次衝替令安撫大使司追  
攝取勘時本州言鎔自到任不法等事已行拘收聽候  
指揮乞早降曲赦庶幾軍民一向安業中書乃言訪聞  
鎔贓汙不法郡民厭苦遂罷之仍詔陸德等並特與放

罪既而聞德不服乃命知池州王進合兵進討又詔江

東安撫大使李光親往視師未行而城破

遣王進在乙未詔光躬親

前去節制在丁未今併書之

壬辰詔戍兵於屯駐所在有違法許守臣監司按舉其兵校於知通並依階級法用樞密院請也

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其尚書禮部員外郎崔惟清閣門祇候沈起入貢詔秘書省校書郎王洋押伴楷獻金百兩銀千兩帛二百匹紙二十匹人參五百斤詔賜惟清

起金帶又賜酒食于同文館辭亦如之初議遣從官出使既而不果行洋資深子也直秘閣主管洪州玉隆

觀行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承奉郎封衍聖公

甲午上諭呂頤浩曰卿者艾有勞今總督之任以大軍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惶恐奉詔

乙未呂頤浩請以右朝請大夫令時主管行在大宗正司上令易環衛官頤浩言令時讀書能文元祐間蘓軾

嘗力薦恐不須易環衛上曰今時昔嘗事宦官譚稹清  
議不容不當復齒士大夫之列乃以為右監門衛大將  
軍榮州防禦使令時燕懿王元孫也 宣撫處置使張  
浚奏以通直郎王擇仁知涪州擇仁初除河東制置使  
會都統制韋忠佺不能守以山寨降敵統制官宋用臣  
馮賽以餘衆赴宣撫司擇仁因改命 詔諸路類試進  
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諸  
州助教調官如文學例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戶部尚書兼侍讀李彌大罷為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仍詔以彌大係侍從官特不避本貫御史中丞沈與求言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自陛下駐蹕錢塘四方顛顛日望朝廷為向進之圖今陛下命願浩提相印總師律都督諸道之兵而節制之聖慮精微罔不曲盡中外翕然為甚盛之舉彌大設有他見自合委曲開陳裨贊廟畫乃緣懷私妄有奏請掩陛下推誠待遇大臣之盛德沮陛下抗志經理四方之遠圖望賜降黜疏



再上後六日詔彌大落職奉祠 是日神武副軍都統  
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境上大破之初成既得賀  
州聞飛至以兵守莫邪關飛遣前軍統制張憲攻關軍  
士郭進與旗頭二人先登進揮槍而出殺其旗頭賊兵  
亂官軍齊進遂入關 日 歷 飛 中 以 閏 月 十 二 日 奪 關 口 今 併 附 此 飛喜補進  
秉義郎解金束帶以賜官軍既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  
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擄婦人佐酒賊黨楊再興率衆  
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却順夫為再興斫臂而死飛怒

盡誅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張憲與  
後軍統制王經皆至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  
擊不已成屢敗賊衆死者萬數成率餘兵屯桂嶺縣

再楊

興初見建炎二年六月不知卽是此人否

丁酉詔奉迎溫州開元寺真宗神御赴行在初章獻明  
肅皇后以黃金鑄章聖神御上恐其誨盜故遷焉因愀  
然謂宰輔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宗廟奉衣冠  
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左朝奉

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孫覲除名象州羈管先是李光為  
吏部侍郎上疏論覲知臨安府盜用助軍錢四萬餘緡  
呂頤浩秦檜削光名下其章付大理落覲龍圖閣待制  
至是獄成覲以衆證坐以經文紙劄之屬饋過客計直  
千八百緡有司言覲自盜當死詔貸死免決刺所過發  
卒護送連坐流徙者又三十餘人久之二相免覲上書  
訴枉乃放還

下光章在二月庚午降旨  
以衆證為定在三月庚戌

罷後苑作留

老工數人作弓鎧以為武備

戊戌賜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謂時方艱難宜惜財  
用若別建府第益煩費矣直龍圖閣劉寧止充秘閣  
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府叅議官

己亥呂頤浩進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上  
言大智知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材隨能器使皆可就  
事卿為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携以自隨令造水  
戰之具不當棄能也詔移紹興府權貨務都茶場於  
臨安

辛丑詔武德大夫忠州刺史閻門宣贊舍人池州兵馬  
鈐轄韓世清特處斬世清既至行在隸神武右軍都統  
制張俊軍中呂頤浩欲除之會浙西兵馬副鈐轄趙令  
暎訟世清在蘄州嘗以黃衣衣已語言狂悖下大理世  
清具服因醉怒以緋脚黃旂被令暎向之山呼故抵死  
仍詔以世清一身專謀不軌其部曲並無干涉令樞密

院榜諭諸軍

世清狂悖事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熊克小厯三月江東招撫使副李光王瓌總

兵至宣州光擒韓世清誅之仍棟其衆瓌部之赴行在實甚誤矣光至宣州在二月辛卯棟軍在三月壬辰世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

清伏誅在閏四月辛丑相去凡四十日大理寺劄子節  
文寺司收管韓世清枷項根勘據招建炎三年十月內  
不記日因喫了數盞酒後去州衙理會官兵闕干錢糧  
見知州甄采共趙令峻坐間有遞到舒州劉文舜牒一  
道今世清聽他使喚世清道劉文舜舊曾與世清廝殺  
怎教聽得使喚趙令峻道我新從舒州來劉家人無事  
世清道趙令峻你莫與他劉文舜廝說着待來算世清  
你是皇親趙官家人世清手下人不曾起動民間你是  
准西兵馬鈴轄可自交割取我人馬遂叫使臣軍兵取  
將黃旗一面來意待交趙令峻披着不移時有使臣軍  
兵一百來人將到緋衣黃脚旗一面世清下階指定趙  
令峻你又不肯交割世清人馬你胡做時須肯交割世  
清令使臣于閏將旗去待與趙令峻披着世清不合指  
定趙令峻呼萬歲其時趙令峻走起面西北槍起頭巾  
口稱太祖官家今峻不曾胡做世清即時便覺有酒不  
合與趙令峻呼萬歲等不虛有旨韓世清特處斬仍令

大理少卿  
前去監斷

癸丑詔統兵官行移用劄子者徒二年 左朝奉郎辛  
次膺監諸司審計司次膺掖縣人也 宣撫處置使張  
浚以朝請郎楊仲先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甲辰張浚奏桑仲侵犯均房州已令鎮撫使王彥掩殺  
乞嚴行戒約令兼聽臣節制詔京西係屬宣撫處置地  
分自合節制先是范宗尹當國以荆湖道遠乞勿隸宣  
撫司故浚以為請前三日仲以南陽破賊功進一官而

仲久已死矣 責授中大夫余深卒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

丙午呂頤浩言淮東宣撫使劉光世屯鎮江兵冗不練必敗事乞移光世一軍歸闕上不允翌日再請上曰比聞光世軍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可先犒設使恩信既洽然後料簡光世惟卿所用不必移也朕之愚見如此頤浩歎服時光世招納蕃漢及淮北人民來歸



者不絕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之未去也亦招宿州人陸清等率衆來歸樞密院言事體非便詔今後不許招納其後光世言結約到北界七十餘寨請降詔書撫之上不許是日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賊將楊再興為追騎所及跳入深澗中軍士欲就殺之再興曰勿殺當與我見岳飛遂受縛飛見之解其縛曰汝壯士吾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飛留以為將時成既為飛所破遂走連州飛命

前軍統制張憲追之成窮蹙又走郴州守臣趙不羣乘城固守成轉入邵州會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既平閩盜乃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而道處信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以為神世忠聞成屢北遣神武左軍提舉事務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董旼往招之成以其衆就招有郝旼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為成報仇旼後歸于張憲

曹成受韓世忠招安

諸書不見日月按世忠以六月五日奏到則必在五月半已前去此蓋閱月今併附此當考

丁未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席益移知平江府賜福建等  
路宣撫司錢十萬緡以賞戰士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  
復徽猷閣直學士程唐為寶文閣學士充叅謀官專一  
措置財用浚言唐累該赦宥合復舊職已劄下先次繫  
階乞下有司於寶文閣學士上降勅又言四川監司知  
通闕人去處本司已差官到任而朝廷所差官後至者  
乞別與本等差遣皆從之 御史臺檢法官晏敦復言  
逮事曾祖母張氏乞納左承議郎一官為張氏追封許

之敦復殊曾孫也

己酉更鑄樞密院印

初武功大夫榮州刺史樞密院

將領韓京以所部屯茶陵縣而湖南安撫司統制軍馬  
吳錫在郴州二人皆起於羣盜所將多湖東士人京本  
王以寧部曲兵皆精銳聞以寧之廢心常不平會有前  
河東經畧司幹辦公事王久中者遺錫書論京專權擅  
命錫聞于朝事下韓世忠未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  
并京錫軍自將之至是以聞

庚戌武德大夫知池州王進言已復太平州先是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張俊耿進等攻城未能下進以所部赴之叛兵陸德等許受招進挺身而入其次周青者言不順進乃召使臣張鎔叱令置對乘賊不意執青斬其首俄而耿進自西門張俊自南門入諸軍既不相一遂殺人縱掠城中亂兵馬鈴轄權州事趙子綱乘間遁去俊執德以獻伏誅其後二人交訟其功詔李光究實光上進等及軍士五千八百餘人功狀于朝上命以功

贖過而子綱與錡皆勒停初進在池州嘗以事械司理  
叅軍衛允迪而釘其手言者交奏其狀未及究至是呂

頤浩遂命進以所部二千屯饒州

進罷池州不見月日  
按日厯九月戊寅樞

密院勘會都督府已差本府統制官王進將帶官兵前  
去饒州駐劄候到饒州權聽守臣李彌遜節制今附見

也德之始叛也懼官軍將至謀盡黥城中少壯而屠其

老弱然後擁衆渡江慈湖寨兵馬俊適隸周青左右得  
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衆開門其徒許之俊  
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青出上馬斫其頰九

人懼不敢前後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卧旬日賊黨益

落官軍四合遂就誅後贈俊修武郎為立祠號登勇

史按

王進以閏月四日奏捷且奏張俊冒功賞士子詔李光體究甲寅俊申進恣行殺戮五月丁酉光奏子嗣罪勒停九月庚辰詔以功贖過更不推恩始終凡百餘日事今聯書之錙勒停在十二月馬俊贈官在三年十月丙申立祠在四年正月巳巳

辛亥百官以天申節開啟道場於天竺寺有軍將乘馬與權吏部侍郎廖剛爭道蹄傷剛左股宰相奏軍將爭道當降黜上曰第言軍將犯朝儀可也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  
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王食不備上曰朕自  
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為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  
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彘  
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 初陝西都統  
制吳玠戍河池縣同都統制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而  
利夔路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王庶過為守備閉石門仙  
人關塞褒斜路商販不通玠彥病之因訴於宣撫處置



使張浚浚初欲調護庶令與玠彥結好玠彥言庶遇已  
無善狀始庶治權酤與關市之征得其贏以市軍儲有  
三年之積又為亭堠數百達於秦川至歲終有三萬人  
仗於是言庶難制馭者浚惑之檄召諸帥會於益昌  
庶亦覺有間已者以素隊數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  
策庶曰富平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不樂曰君欲棄  
三秦耶乃以便宜命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是日似  
發成都

癸丑端明殿學士許翰提舉萬壽觀趣赴行在時翰避地嶺南辭不至

甲寅詔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朱勝非許自便尚書右司員外胡世將守起居郎中大夫洪炎為秘書少監秘閣修撰劉棐為右司郎中監察御史黃龜年守左司員外郎炎弟宣和中嘗為是職坐元祐曲學罷去至是復用之樞密院計議官張致遠添差兩浙轉運判官河南布衣林向進砭石論詔赴都堂審

察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秦檜言  
祖宗舊制内外差遣並付審官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  
故請謁奔競之風息近世堂除闕多侵占注擬士人失  
職廉耻道喪欲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内自  
察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並令吏部依格  
注擬從之 詔諸鎮撫使襄陽秦仲河南翟興荆南解  
潛金州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州王亨訓習兵

馬廣行布種儲蓄糧食非奉朝旨毋得擅出兵

丁巳右通直郎新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蔡延世改通判太平州以才選也

戊午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東宣撫使劉光世特起復光世始聞父延慶之喪詔遣中使起復

故官治軍事光世乞持喪不許賜金帛甚厚

欽宗實錄  
靖康元年

閏十一月丙辰金人登城劉延慶聲言護駕帶班直長入祇候西兵萬餘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靖康朝野僉言等諸書所載尤詳而光世自言弟光烈自陝西前來面說有保捷兵士王進自金寨中走

歸稱父於建炎二年內結約本朝人要走歸金知覺捉  
回遂被害身亡疑光世所云走卒之言未足據趙姓之  
遺史延慶死於亂兵光世不知其存亡多以金寶遣人  
詣偽境尋訪紹興二年五日有客人自偽地來得其父  
之骸骨言死狀皆不可參考乃云以骨雜甘草把中故  
偽境官司不能稽察或勸光世割皮滴血以驗之光世  
不從以禮安葬發哀成服牲之所云必有所據今附見此

將仕郎賀廩獻書五千

卷詔吏部添差廩監平江府糧料院仍官其家一人廩  
鑄子也

己未降授左朝散郎劉岑為尚書金部員外郎

去年十一月乙

酉劉超知光州注宣撫處置使張浚以起復朝請大夫  
或與此相關俟考

張澄為利州路轉運副使宣教郎夏珙權陝府西路都  
轉運司判官公事秘閣修撰程千秋知巴州澄滎陽人  
始以娶宗室女補右職後王黼薦易文資建炎初黃潛  
善以為樞密院編修官與浚同命故浚引用之 封漢

南昌尉梅福為吏隱真人 初襄鄧鎮撫使桑仲既為

都統制兼知郢州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副都統制李

橫于鄧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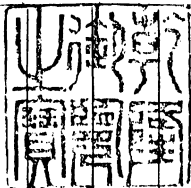
熊克小歷云仲母奔告李橫當考

同副統制兼知隨州李道

聞之與橫共率其兵縞素圍郢明有口辨登城謂橫曰

仲心難保先殺明次及兄矣何如吾二人分其衆與地  
請命于朝不聽攻之彌月橫刈其麥以贍軍城中糧乏  
至是攻圍益急惟西城石壁下臨漢江敵不能近明知  
事急乃夜半絕石城而下與其徒數百泛舟順流而去  
翌日橫始覺之追之不及明奔德安府鎮撫使陳規謂  
之曰仲鎮撫也汝為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  
以辨曲直明乃去規謂人曰仲明皆黠寇也今兩亡矣  
橫遂併將郢軍留其黨李簡知郢州惟後軍統制王嵩

奔劉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四至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侍讀

臣

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

臣馬心羅

謄錄監生

臣南光斌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五月庚申朔日北至祀皇地祇于天慶觀之  
望祭殿始用牲玉自政和行方澤之祭改設皇地祇位  
于壇南方北鄉至是將命大臣侍祀禮官請如舊制爲  
位于北方南鄉從之

禮官奏請在  
閏月庚戌

辛酉兵部尚書兼侍讀權邦彥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其一謂宜以天下爲度  
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  
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  
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  
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合苟容  
之佞市恩立威之奸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  
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  
駿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類

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  
宜可省也合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漕帥  
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  
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  
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  
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  
與邦彥善乃薦用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不可用不聽  
邦彥在樞筦又言宜秉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心中

忘王師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內則淮海之賊騎悉往西北以虛其南外則林牙等侵入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覘者報敵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梃之農夫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者哉然疆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顧隴蜀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 翊衛大夫泉州觀察使神武右軍前部副統制魯珽特貸死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免真決不刺面配

瓊州本城收管珏前在京東掠取良家子且賊殺不辜  
爲人所告下臺獄當斬上以珏累立戰功特貸之其三  
子並留右軍仍令臨安府遣官兵自四明市客舟由海  
道護送 樞密院言據探報敵人分屯淮陽軍海州竊  
慮以輕舟南來震驚江浙緣蘓揚之南海道通快可以  
徑趨浙江詔兩浙路帥司速遣官相度控扼次第圖本  
聞奏 詔迪功郎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高  
佑贈承務郎與一資下州文學以爲鍾相所殺特錄之

也 詔神武諸軍御前准備差使使喚使臣不能馬步射者並放罷發歸刑部 戶部侍郎黃叔教請江東西路今年上供米並赴建康府饒州寄廩以候行在取撥非奉朝旨雖安撫大使及諸統兵官毋得擅支如違取旨竄責漕臣不舉者與同罪從之 檢校少保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江西兵馬副都總管揚惟忠薨惟忠之討趙進也即軍中得疾還洪州一日而死安撫大使李回收其軍隸本司以統制官傳選胡

友所部四千人爲前後軍又命親衛大夫鼎州團練使

祁超將餘兵五千充本司統制

此據今年七月六日李回所奏增入

惟忠

起行間兼長戰守宣政間在陝西頗有威名及從上至

東南官崇志滿不肯盡力聲譽日衰薨年六十六後謚

恭勇 偽齊劉豫聞桑仲死遣通直郎張玘持敕書至

隨州招李道使臣彭義至鄧州招李橫時橫留別將蔡

立知鄧州二人皆不受且執其使以聞詔嘉獎

據李道申偽檄

以五月二日到李橫申以五月三日到辛酉初二日也故附於此其後陳規言於朝六月壬子降詔獎諭八月



甲辰三人  
各進二官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勝非以前宰相侍經筵不帶職  
名亦非故事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

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

趙姓之遺史頤浩出師在壬戌今從日歷姓之又云頤浩

以新紉置忠銳十將偕行按日歷閏月三日有旨呂頤浩進發其神武忠銳統制將佐不許出城辭送則忠銳決非偕行也又忠銳初止七將此月二日乃命第八將趙琦而第六將單德忠先已從申世景在闕中此云十

將亦誤矣第四將邵青五月壬午揀併元只在臨安蓋  
第一將崔增第二將趙延壽實從願浩行餘人不與姓  
之不深  
考耳

甲子武節大夫果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襄鄧鎮撫  
使司都統制知郢州霍明權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司公事權知襄陽府聽呂頤浩節制其郢州令軍中統  
制官同舉可以服衆者權知其名聞奏朝廷始聞桑仲  
死故就命之翌日遷明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仍賜詔  
書獎諭不知明已敗矣 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爲將

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二三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願詔管軍臣僚及都統制官與夫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有謀略精深武藝超卓者具名來上陛下親屈帝尊問以恢復之計果得其人則不次用之庶幾豪傑並出故有是旨

乙丑進士及第張九成爲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九成兩浙路類試爲第一用陞甲恩特遷

之直龍圖閣知臨安府宋輝陞秘閣修撰仍賜三品服直徽猷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徐天民罷先是上聞常州科斂害民遣度支員外郎胡蒙往究其實未奏天民自知常州改命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朝廷號令之出要當使民信之而已方體究其罪乃加除擢賞刑錯亂民其信乎朝廷示人好惡如此儻使胡蒙稍懷觀望豈肯以實達於陛下之前四方聞之謂朝廷陽爲寬恤之言陰縱培克之吏欲使其知禁勸蓋亦難矣况

天民培克蠹民爲浙西諸郡之最嘗致無錫縣之民不  
勝誅求之苦致有自斷其腕聲寃訟庭者亦有自溺于  
井者天民庇而不發今又付之廉按之權責之澄清之  
任未見其可乃罷天民令提刑司治罪 忠訓郎韓適  
爲閭門祇候知孝感縣初孝感闕令久鎮撫使陳規聞  
適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爲尉以兼邑事適去縣十餘里  
臨河築壘以捍賊未幾有告適謀叛者規謂之曰亂離  
以來州郡不爲賊破者獨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

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爲反遁叩頭請死規曰  
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遁斬謀亂者數人  
以獻規上其功於朝故有是命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以言者論其苛細也

戊辰言者奏盜賊竊發州縣所不能免要在居官任職  
之人或先事以折其姦或乘微以戢其暴如火始燃隨  
即撲滅昨范汝爲嘯聚回源初不過四十人不時討殺  
遂致賊得爲計日以滋蔓至煩朝廷遣將出師僅能得

其死命而遺黎之不遭賊者十無一二蓋不勝其酷昨者宣撫司所上功狀動以千萬計朝廷既捐賞以予之顧一時養寇遺患有如前所云者豈可以置而不問望陛下以臣章付外議當時帥臣監司郡守縣令之罪特出威斷施行庶爲盜發所臨謬懦不及事者之戒詔本路轉運司體究申尚書省時建州守臣朝奉大夫韓珉已罷去於是又降二官

珉降官在九月庚午

已已詔侍從官知州於本路安撫大使用申狀前宰執

即書檢

庚午岳飛奏破曹成于賀州詔飛不以遠近襲逐如成肯自新一面從長措置直徽猷閣劉民瞻提點夔州

路刑獄公事自建炎以來川陝帥臣部使者皆張浚版

授至是稍以勅除浚尋徙民瞻成都府路轉運副使

成都

漕司題名民瞻以今年九月三十日到任

賜江東安撫大使司折帛錢十

萬緡爲修行宮之費時李光言建康自一都會望朝廷

畧示經略之意故有是命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

子偁初見建炎元年十月

時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令憲奉詔選宗子伯琮

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癯上初愛伯浩忽

曰更子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猫過伯浩以足蹴之伯

琮拱立如故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伯

浩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偁爲左宣教郎

此以日歷

及王明清揮塵錄舊諱參修熊克小歷云上以子偁之子生有聖質育于禁中又云賜名伯琮臣謹按阜陵藩邸舊諱從王從宗至紹興三年二月壬寅除防禦使然後改賜名去伯字克誤也明清云伯浩後終于温州兵

馬都監

東海軍使葛珣以舟師至淮岸爲海州漕船所邀呂頤浩言賊船雖不能多載騎兵然乘秋初北風南來錢塘江上震驚行朝乃詔溫台州募海船土豪抗越蘓秀州措置斥堠

壬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窮督獄訟  
蘄黃鎮撫使孔彥舟言劉僞已遷汴京金人留戍甚寡人苦科役日望王師土豪人戶尚有團結保險堅守不降者誠能拜相臣爲大元帥宿重兵於淮南要害之

地以爲根本指揮諸鎮分道進兵將見天戈所指州縣望風降順因民所欲籍以爲兵不必乞師於神武取民所餘資以爲糧不必仰給於縣官河南之地指日可定而京城孤立矣一旦會合輻輳城下而劉豫唾手可擒也伏念臣昨任東平府鈐轄統領巡社鄉兵屢戰獲捷京東軍民粗知姓名見今所部將士又多東北人皆曾隨臣出入行陣習知山川不煩鄉導伏望聖慈假借名目稍重事權使臣獨當一路自光之蔡迤邐進兵詔賜

勅書嘉獎仍令就都督府計議 太學博士詹公薦自  
東京遁歸行在詔吏部與見闕差遣

甲戌給事中程瑀爲尚書兵部侍郎瑀以親年高求去  
後三日除龍圖閣待制出守已而復留之

瑀復爲給事中  
在此月辛

已

乙亥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使韓世忠言自來  
全無纖毫生事欲以錢三萬八千緡市新淦縣所籍賊  
徒田宅慮有違礙詔以賜世忠

丙子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試給事中大理卿章誼權  
吏部侍郎剛尋以憂去 右朝散大夫趙元裕行太常

丞元裕黨人彥若子也

彥若青州人元祐侍讀學士

通習典故坐父

故閑廢四十年至是添差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祿薄  
不能贍請于朝召赴行在遂命之時元裕年幾七十矣

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自温州趨湖  
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是綱言祖  
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爲之近張浚孟庾爲宣撫皆見執

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兼度已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檣留不知如何遵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虔吉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重兵不可行又福建等路宣撫司經由江西及荆湖路分逐路州縣錢米先次剗刷拘收

理當通融應副所有朝廷支降并他路所輸錢糧銀帛  
官告度牒餘剩之數乞並檣留撥付本司詔綱先往廣  
東置司捍寇埃度世忠撫定盜賊畢赴潭州仍令度等  
班師日度量合用錢糧數外並留與綱請取撥所至  
州縣錢四十萬緡米二千斛爲一歲之用又請移行所  
部帥臣監司州縣並用劄子皆從之於是曹成已爲岳  
飛所破遂就韓世忠招安而朝廷未知也 蘭州文學

王隲坐饋馬進錢糧昭州編管

事見建炎四年十月己卯

丁丑責授中大夫余深復特進朝廷聞深已死故用赦  
復之給事中程瑀言深姦謀陰賊實蔡京之腹心今一  
赦盡復元官則京儻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

曲示於寬恩然青災之赦難施於巨蠹乃詔寢前命

寢命

在此月  
丁亥

初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

浩總師次常州而其前軍將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趙  
延壽所部忠銳軍叛于呂城鎮是日叛兵過金壇縣奉  
議郎知縣事胡思忠率射士迎敵爲所敗賊以槍刺之



思忠曰寧殺令毋掠藏庫殺平民賊怒逐之至市河思忠溺死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遣前軍統制王德追叛兵至建平縣及之盡殲其衆後贈思忠三官錄其家一

人於是頤浩稱疾不進

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七月又云頤浩行未至丹陽縣後軍叛去

皆誤也日歷五月二十五日都督府申趙延壽下潰兵在廣德軍作過二十六日右司諫方孟卿言臣昨晚聞呂頤浩所帶前軍自常州以來逃竄六月七日鎮江府申有都督府前軍人馬在呂城鎮作過據此則非後軍也叛去之日不可得而知按張縝申明胡思忠死事狀云五月十八日有過軍在市殺人即指此事故附見於此思忠六月丙申贈官

已卯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樞密院統制  
山東忠義軍馬范溫陞忠州團練使僞齊劉豫自去冬  
起登萊宻三郡之兵犯福島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艦  
又送旗榜僞赦欲間衆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  
賜糧舟自募商人販米許之 初御前除戎器而浙東  
諸州所遣民匠困於工程多以暍死上知之詔給齋糧  
遣還故郡俟秋深乃集

庚辰詔江東西路各糴米十萬石於建康府饒州椿管

應副行在及防秋使用自巡幸以來軍儲歲計多仰浙西而平江湖秀之產倍於他郡至是久雨三州中下之田率皆淹沒而上田所損十亦二三議者恐所入必虧故於江南增糴是日臨安府火彌六七里延燒萬餘家火之始熾也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仗劍登屋督所部救之不能止最後修內司搭材兵至火乃熄於是臨安府守臣兵官及三衙管軍皆坐貶秩時浙部淫雨害稼御史中丞沈與求因推言災異謂徽嚴水泉暴湧漂

及城郭廬舍臨安火延居民至萬餘家天變異常同時  
而見可畏也陛下當於行事之際思其所未至者加之  
以誠夫畏天不以誠則巫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  
誠則詔令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讒間日進將  
以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聞將以忌諱  
而惡直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悖骨肉  
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寺之權而不以誠則  
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宮闈之化而不以誠

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意而行則

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顧爲福耳上嘉納焉嚴

水災於史不見特與求章疏中及之故附於此

壬午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四將邵青充

紹興府兵馬鈐轄揀其所部精銳千三百人隸神武中

軍 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提舉萬壽觀温州供職

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曾肇贈龍圖閣學士謚文昭以

黨籍故也

肇南豐人故相希弟元符末翰林學士待制以上第二十五人汀州安置

詔泛海

往山東者行軍法謀報劉豫於登密淮陽造舟論者恐  
賈舟爲僞地所拘則棹工柁師悉爲賊用故有是旨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金若來侵當由武昌建康兩  
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  
向頭設備使敵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  
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陳貼通  
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  
又聞料角水勢湍險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

水手方能轉掉况敵人捨馬不能有所爲若用舟行一  
舟所容幾馬彼不爲此不過分遣京東簽軍乘舟以懼  
我耳儻於石港料角等處拘收水手優給庸直而存養  
之以待緩急之用彼亦安能衝突望分撥耿進李彥進  
水軍擇人統之似爲利便詔以付都督府仍令江東浙  
西大帥司海舟並聽督府使喚既而呂頤浩言料角等  
處去金陵遼遠緩急恐失事機彥進見隸劉光世軍中  
乞就委光世措置從之

委光世在  
六月丁酉

三省請於行在別

置作院一所令諸軍匠各造器甲並申朝廷支撥後以

御前軍器所爲名仍隸工部

日歷不載此據會要增修會要云隸工部在五年三

月而此年六月六日工部侍郎韓肖胄已申明看驗等事則是元隸本部也三十年七月黃中又有申明不知

何時不隸本部

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前左承議郎范同儒

學知兵望起復故官主管都督府機宜文字從之

同初見元

年二月

甲申上臨軒疎決繫囚自是遂爲故事

戶部請諸路

上供絲帛並半折錢三千如兩浙例

兩浙折帛已見建炎三年三月壬辰



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疋

浙東路上供八

萬淮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萬二千淮衣六千江東上供九萬八千淮福衣二萬七千江西上供五萬二千淮

福衣萬五千湖北上供三百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

百七十三萬匹

浙東上供絹四十三萬六千淮福衣五萬三千天申大禮八千浙西上供三十

八萬一千淮福衣十三萬八千天申大禮八千江東上供四十萬六千淮福衣十三萬九千天申大禮八千江

西上供三十萬五千淮福衣六萬七千天申大禮八千以上四路皆有奇淮東天申大禮四千九百五十淮西

大禮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禮六千五百西川天申大禮萬三千六百廣西天申大禮六千五百西川天申大禮萬三

千東川上供萬一千天申大禮萬六百夔路上供二萬二千天申大禮七千利路天申大禮八千三百四川宣

撫司截三路綱三十萬匹又科激  
賞絹三十三萬匹皆不隸戶部  
東川兩浙湖南綾羅

絕七萬匹

東川綾二萬六千三百浙西八千七百西川  
七千八百浙東四千六百皆有奇婺州羅二

萬湖南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  
絕三千

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

川絹川布已見建炎四年乙未  
東南絹三年十月庚寅廣布五

年未可  
參考

詔行在權官並罷惟戶部刑寺許長貳指差

見任人兼權時言者論州縣權官之弊以爲屢降約束  
而監司帥臣未必奉行蓋由朝廷不自信其說有以  
啟之於是自省郎已下權攝者並罷 是日始聞都督

府前軍叛詔浙西大帥司遣兵趣捕之

乙酉承議郎葉斐除名鄰州編管坐授范汝爲僞命知建州也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於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戶部侍郎黃叔教爲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爲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屯田員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

外郎張翬並爲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

差提舉官已下在六

月辛卯今因置局遂書之熊克小歷云參詳參議官皆以侍臣爲之按差參議官時世將未爲舍人居正未爲

左史克蓋誤也

仍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書所見言

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監察御史劉一止言宣王內  
修政事者亦修其車馬器械之政而已如緩其所急先  
後倒置何修爲哉今不過薄言獄訟與官吏遷除土木  
營造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工部侍郎韓肖胄應詔言天  
下財賦窳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

問諸路所總窠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郡所總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所入亡矣積以歲月所亡至多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所入所出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簡明可考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以視出納則無陷失矣且經費之大莫過於養兵今諸兵軍人亡而冒請者甚多財如江河難實漏卮願立諸軍覈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優給告賞斷在必行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艱難以

來正兵散於四方流爲盜賊故軍籍日削願倣康定治  
平弓手義勇之制申以選練教習之法卽有緩急俾佐  
行陣或令保守蓋人有顧藉則進必死敵退不潰散矣  
生民之不得休息爲日久矣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  
爲姦斂取百端復爲寇所逼逐田桑失時寇去歸業未  
容息肩催科之吏已呼於門使何所措手足乎願詔郡  
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三年收始責其賦置籍書之  
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世將應詔言兵衛寡弱

乞以神武五軍並建都副統制以分其勢益增三衙精卒爲萬乘扈衛以備非常居正應詔言省費尤切大略謂今有司以數路之所出欲盡爲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非所謂知時變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矣他皆類此臣願

詔大臣論定若非禦寇備敵與卹民之事一切姑置則  
費省而國裕矣司勳員外郎張燾請復置御營司分諸  
將爲六軍命大臣大將爲使副各典一軍以收兵權舉  
淮南之地分置重鎮使自戰自守又乞躬行實德以率  
百官曾統言於檜曰丞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爲檜不聽  
右文殿修撰李陵應詔言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其  
弊極矣自軍興以來朝廷所降類多誥牒非強以與民  
則莫售師旅所須最先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民之



倍費已莫能堪又况重役暴斂有不可勝言者故民之流亡終莫能救甚可痛也今之爲監司守令者亦太巧矣監司移文於郡守則曰不得騷擾科率郡守移文於縣令則亦曰不得騷擾科率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者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來年之賦又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乃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上下相籠專以智詐此文弊之極也今之爲兵將者亦少恣矣衣食不取

其飽煖而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而取其華好務  
末勝本初無鬪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  
遇敗則千為一遇勝則一為千此亦文弊之極也臣願  
陛下用夏之忠以草誕謾兼商之質以去華侈守此為  
修政之本庶幾其有瘳乎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  
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至此而無益於國者軍政不  
修而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  
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

太府者無幾矣計行朝每月官吏之費寡而軍兵之費多是竭天下之財祇足以養兵兵籍日衆財用日窘國日削民日貧厥咎安在議者非不知此意謂兵爲大事艱難之際恃以恢復當盡節浮費唯兵是圖其意誠美殊不知欲強兵者正不在冗食也爲今之計儻能一舉而空敵軍暫費暫勞皆不足卹若猶未也當爲長久之慮無徇目前至於大壞而後已今相臣將臣同司兵柄嘗汰羸卒夫嘗置營田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節制之

師固無可議然偏裨遠去紀律漸踈臣所目擊者試言其略凡稱統領兵數不多家口隨行般挈勞重一聞賊至擇其精銳護送老小其用以自隨者祇辦走計耳此當議者一也家糧口券贍給無餘擄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此當議者二也所至州軍邀求犒設稍忤其意公肆劫持守令憚於生事竭取於民而奉之此當議者三也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死亡逃竄開破不明枉費官物誰敢檢察此可議者四也悠悠之徒或

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覬冒功賞用命之人安得不怨此可議者五也事類此者未可悉數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其因循以作士氣如此則軍政立矣 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用三省請也

丁亥左朝奉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仇愈充集英殿修撰泐海制置使尋命愈兼領福建兩浙淮東諸路序位視發運使舉官如兩浙漕臣諸路非泐海州

軍皆許按察僉請置司平江之許浦鎮又辟右承奉郎

王安道充本司參議官皆從之

僉兼領諸路及許按察在六月戊申申剛舉官

及奏辟王安道在六月癸丑申明叙位在七月庚申

吏部言近旨寺監丞已下

令本部依格注擬其間有應堂除及專法奏辟者未有

該載詔權貨務都茶場仍舊堂除御史臺檢法官主簿

令本臺自辟其寺監丞以下及檢鼓等六院官並還吏

部自呂頤浩再相用堂後官張純爲權貨務場使更鹽

法故獨重其職焉

熊克小歷呂頤浩之長天官也嘗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歸吏

部按日歷今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呂頤浩等劄子云云蓋其爲相時所陳非吏部建請也劄子又云寺監丞法寺官乞令吏部按格法注擬其後吏部申明乃留太常國子丞博以上克所書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亦誤取今不

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大寧鹽

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於荆南詔不許

詔止在三年四月巳丑今併書

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專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省臺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

對不在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釐務官通直郎以上如

初詔

後詔在此月己丑六月辛亥

左宣奉大夫新除提舉醴泉觀

兼侍讀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資政殿學士

知紹興府張守提舉醴泉觀兼侍讀初右中奉大夫兩

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

金屏障等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送至行在御史中

丞沈與求奏曰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

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



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爲  
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官

日歷戊子日事俱不詳今宣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拱

衛大夫貴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  
熙秦兩路軍馬關師古爲榮州防禦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四